

悠悠荷叶情

王荣兰

昨天傍晚，与友人漫步于金海公园，走走停停、说说笑笑间，最后一抹夕阳拖着长长的尾巴隐匿起来，夜的轻纱遮掩住远远近近的一切。此时，万家灯火已起，路边的灯光拉着长长的影子，映照湖面，波光粼粼。我与友人不知不觉便走到荷花池边，驻足凝望。朦胧灯光下的荷叶，挨挨挤挤地连成一片，缕缕的荷香，悠悠地沁入心间，泛起心底那淡淡的乡愁。

我的家乡——良塘乡坡岭村，四面环山，我家就在山脚下的一个坡岭上。村里有两条河，一条大河在村子的外围，一条小河则穿村而过。小河是村人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源，村民们的日常用水，均来自于清澈的小河。小河旁边是村民们挖出的一个巨大池子，池子里常年种着莲藕。池子的旁边，是一块宽阔的草坪，草坪上挺立着一棵百年古榕，大榕树枝繁叶茂，常年郁郁葱葱，像一把巨伞，供村民们纳荫乘凉。大榕树下，矗立着几块奇形怪状的山石，孩子们最喜欢爬上山石玩耍，山石的棱角被孩子们的裤脚磨平，石身变得滑溜溜的。草坪往上走是一个小土坡，我家就在这个小土坡上。

绿树荫浓夏日长，小时候，在盛夏的清晨，我最喜欢的就是从家门口一冲而下，冲到榕树脚下，然后麻溜地爬上山石，斜靠着石背，嘴里衔着随手捡起的榕树叶，津津有味地俯瞰着满塘荷叶。清晨的荷叶，显得尤为精神，那呈波浪状的边缘，像舞女的裙摆，露珠像个调皮的孩子，在她的裙摆上滚来滚去。亭亭的荷花，犹如凌波仙子，临水而立，随风摇曳着婀娜多姿的身影。满

目的绿令人沉醉，满塘的荷香更令人心醉。夏日的清晨，我大部分的时光是在榕树脚下的山石背上度过的。坐在石背上，悠然地看着大伯大叔们挑着水桶到小河里打水，看勤快的大娘大婶们提着水桶衣服到小河边清洗，看小哥哥小姐姐们赶着牛羊群到山坡上放牧，看调皮的小伙伴们光溜溜地在小河里戏水玩耍。直到奶奶悠长的呼喊声响起，我才又麻溜地从山石背上滑落下来，染着一身荷香一口气又冲回家。

我六岁之前的记忆是属于家乡的，那时候爸爸在县城打工，妈妈带着我在老家务农。在我的印象里，爸爸极少回家，只有过节或过年的时候才回来，妈妈忙里忙外，养猪养鸡养鸭，种田种地上山砍柴，从早到晚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，极少顾及到我。奶奶寸步不离地带着我，我就像奶奶的影子，奶奶到哪我就跟到哪。每天清早煮完大锅粥，妈妈就扛着锄头到地里干活，奶奶也背起竹筐到田野里找猪菜，我呢，蹦蹦跳跳地跟在奶奶的后面，也去找猪菜。每次走到荷塘边，奶奶总会摘下两大张荷叶，一张给我当帽子，一张放在竹筐里。夏日万物长，猪菜也不例外，田野里到处有猪菜的影子，很快我们便拔满了一竹筐。为防止猪菜掉落，奶奶便把另一张荷叶紧紧地压在竹筐上，另外拔一丛叫不上名字的野草搓成长绳，把荷叶绑实，我们就打道回府了。头顶的荷叶早就蔫了，而且还破了多个洞，奶奶说荷叶光荣地完成了它的使命，我必须真诚地向它道声谢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家里很穷，在

的印象里，除了过节，平日里几乎没有能吃上一颗糖果、一块饼干、一餐饱肉。所以，我最期盼的事就是去吃席。每次吃席前，奶奶总要去荷塘里摘回几张荷叶，把它们洗净、晒干，用菜篮子装好备用。在村里吃席，奶奶总会带上我，吃完席，大家把糖果饼干和剩菜打包回家。碰上远村吃席，我还小走不动，奶奶便不让我去，自己提着个篮子装着礼品就去了。每次到远村吃席，奶奶总是提前几天就唠叨上，我呢，知道奶奶不久时要去吃席，内心的高兴和期待无法用语言形容。

奶奶出发的那天早上，我比奶奶还激动还兴奋，像过年一样，早早地起了床，跟在奶奶的屁股后面，一个劲儿地催着奶奶快点出发。奶奶总说不急不急，太阳还没睡醒。于是，奶奶扫地，我就跑到家门焦急地抬头望天；奶奶烧猪菜喂猪，我又团团地转，跑到院子中央望太阳；奶奶洗衣服，我又在旁边催着：“奶奶，太阳睡醒了，它起床了，它变大了，它很亮了，你好了没有呀？”“奶奶，奶奶，你要去很久吗？你什么时候回来，你一定要快点回来哦。”奶奶告诉我太阳下山她就回来了。好不容易挨到奶奶动身出发，我又屁颠屁颠地跟在奶奶的后面，一直把奶奶送到荷塘边，一路上还絮絮叨叨地再三交待奶奶一定多给我带些糖果与肉。

奶奶走远了，我那一整天就像只猴子一样急吼吼地在荷塘边转来转去。一会儿跳格子，没劲；一会儿拿根细棍撩蜻蜓，也没劲；一会儿伸手在荷塘边摘朵荷花，嗅着似乎也没味道。那天我

不知道爬了多少次山石，也不知道抬头望了多少次天，但是太阳始终灿灿地杵在头顶，一点儿也不挪动半寸。火辣辣的太阳光晒得我头晕目眩，汗流浹背，最后在妈妈的棍棒伺候下才不情不愿地跑回家中。

时光仿佛过了一万年，我仿佛耗尽了所有精力，才在夕阳的余晖里盼回了奶奶。所幸所有的等待都值得，奶奶的竹篮里乖乖地躺着三个荷叶包，我闻到了伴着荷叶香的浓郁肉香味和糖果味，迫不及待地打开三个荷叶包：一个荷叶包里杂乱躺着扣肉、四方肉、蛋卷、叉烧、花生、鸡肉等；一个荷叶包里躺着豆腐、莲藕、骨头、黄豆等；最后一个荷叶包里则是几颗糖和几块饼。奶奶慈祥地望着我，催我吃吃吧。在我大快朵颐之时，根本没有察觉到为什么奶奶每次吃席打包的分量总是很足，事后才明白奶奶每次吃席总是汤菜拌着白米饭，她的那一份菜一点儿没动，都包在了荷叶包里。长大之后得知真相久久不能释怀，每每想起逝去的奶奶便会泪目不止。

在我五岁半的那年夏天，爸爸说要念书了，提前从县城回来接走了妈妈和我。跟奶奶分别的那天，我偷偷地躲在荷塘边哭了好好久。奶奶找到我，帮我拭去眼角的泪水，牵着我的手慢慢地穿过那层层叠叠翠绿碧透的荷塘，走过蜿蜒盘旋的山路，翻过两座大山，来到大路边，把我送上县城的班车。泪眼婆娑中，奶奶与荷塘不断地远去，远去，直至不见。

我心中最爱的奶奶以及那片翠绿碧透的荷塘，从此深深地烙在了心里。



夏日莲花 (李陶 摄)

秋月寄相思

杨群修

秋雨清酷暑，暮夜里露珠凉，清晨的风也凉。薄被遮腹而眠，正是好睡酣梦时。

阵阵秋风把雁鸣声从天上送来，惊梦醒，披衣起，临窗看，北雁行行南飞，“云中谁寄锦书来？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”，客居之人听着嗷嗷雁鸣，最是思念家乡。

秋天不似春天，春雨料峭，连日不开，烟波江上使人愁。不似夏日，焦金铄石，赤日炎炎似火烧。也不似严冬，寒风惨惨，千里冰封万里雪飘。

秋天秋风萧瑟，黄叶垂枝，落一叶而天下知秋。犹如人之中年，晨临妆镜，白发侵鬓，斑纹渐生，感慨之余，梳头又落发纷纷，使人心头不觉黯然。因此古往今来，伤秋悲秋之诗大都为中年以上的人所作，以秋喻己，以秋喻心情，吟来甚是沉郁，令人掩卷太息。我今也渐渐老矣，于此朗朗明月在天，银光铺地的仲秋之夜写秋，唧唧秋虫之声在耳，也觉心中的黄叶斜斜而落，飘洒一地。

唐王勃在其《滕王阁序》中写的秋景可谓不世之作，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。读来令人叹为观止，一幅生动的画卷铺展开来，叫人心情与秋水长天一样悠远，也似落霞渐暗孤鹜远去般悲凉。此时的王勃年仅二十五岁，虽不是中年，此文却写得老辣沧桑。有人说其年纪虽然不大，心态却已老，因而早夭，写此文第二年即逝，我认为这不过是巧合罢了，只是惜哉一代英才。

秋韵无限，收获了秋田那片喜悦的金黄，却写不尽秋山秋水秋雨秋风。秋思难尽，虽然已经把心念系在鸿雁的翅膀带去了，还是要把未尽的情意喃喃诉说，寄托在仰望的明月之中。月月月中月月圆，四季之中让人心生团圆之期盼、相思之寄托、爱情之渴念的唯有这中秋之月。因中秋之月生出生多少对往事酸酸甜甜的回忆，因这月儿留下了多少让人

感慨不已的爱情故事。

我刚刚懂事之时，也是在这样的秋之夜，和童伴仰望明月而行，我走月亮也走，快走慢走月亮都笑眯眯的跟着，现在有歌唱道，“月亮走我也走”，不是的，是月亮跟着我走呢。

那时候，我仰脸问母亲，月亮为什么跟着我走？母亲望月良久，她也不懂，抚着我的脑袋不回答，问烦了，母亲只得说小孩子不要闹大人，长大后你就知道了。这是我初识事朦胧之问，可惜没读过书的母亲回答不出来。

如今我早已长大，想想要是小孩问我，月亮为什么跟人走？我虽然读过书，但也只能像没读过书的母亲一样，叫小孩子不要闹大人，因为我至今也不去想月亮为什么会跟着人走。

后来，我一年年地长大了，母亲也一年年的给我讲嫦娥奔月、吴刚伐桂、玉兔捣药和很多美丽的和月亮一样遥远的故事，为我吟唱“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”。在我看来，每个人都是在“轻罗小扇扑流萤”的秋夜，坐在母亲身边，聆听母亲诉说月亮故事长大的，每个人说起童年，湿润泛光的眼眶里都闪着母亲的影子，每个人说起中秋之月，都会想起母亲的慈祥，特别是远离家乡的人和像我这样母亲已经逝去了的人。

长大后，才知道古往今来，在这个秋风落黄叶玉盘悬中天的晚上，有多少人身在异乡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，千古相思总是在今夜叫人断肠；才知道自古以来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”，银光之下有人拥月笙歌，舞步婆娑，醉生梦死。也有人抛妻弃子，负笈他邦，望月悲凉；才知道相思的时候，只能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，用心把满目的泪水和杯中的苦酒拌合，把思念灌醉，哀歌吟唱；才知道自己一生一世对中秋之月生出多少对往事酸酸甜甜的回忆，因这月儿留下了多少让人

冬葵饭

章 毅

老家山上有一种植物，叶片细长，似把把利剑，让人望而生畏，通常在半山腰的矮树林下的石头缝里才能找到它。它的叶背呈灰白色，正面是月白色。村里的大人们晚上收工回家，往背篓里插上一两棵，趁着晚饭后的短暂空闲，给小孩编各种动物，那便是村里小伙伴童年时代的玩具。

母亲给我编了一种类似青蛙的大肚子动物玩具，这让我玩了一整个晚上，最后在满意中沉沉地睡去。第二天，天蒙蒙亮，母亲照例起床给全家人煮一大锅玉米粥。母亲起床时从我手中扯走那个青蛙玩具，她给青蛙肚里灌满了大米，便把“青蛙”滑进了翻滚的玉米粥里。“青蛙”在玉米粥里翻滚，看着有些惊心动魄。

这是我上学时吃到的特别的早饭。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大米多么珍贵啊，这顿营养早饭一周能吃上一回就不错了，对于现在的家庭来说微不足道，但是放在以前，这顿早饭足以夺走全家人吃米饭的机会。我津津有味地咀嚼着有些生硬的冬葵饭，近似于壮族“三月三”吃的糯米饭，嚼起来有淡淡的植物清香。当时的我全然觉察不到家人们偷偷地咽着口水，包括母亲。

这种植物并不叫冬葵，学名叫蒴葵，通常在夏季就能采摘其叶，而不是冬季，尽管如此，村里的人还是习惯将其称为“冬葵”。

长大后，我才逐渐明白了冬葵饭的意义。当年，每家都有四五个孩子，甚至更多。而大米仅有珍藏在母亲床底下的一个小陶罐，如果要给全家人吃上一顿米饭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而小孩要吃米饭补充营养，怎么办？只能用冬葵饭来弥补这一生计难题，大人或哥哥姐姐趁机咬上一小口，浅浅地品尝米饭的软香就知足了。

记得有一次，母亲带我回外婆家，临走时，亲戚偷偷塞给母亲一只冬葵饭，母亲呆呆地不肯离开，因为她看到亲戚家的小孩正盯着她口袋里的冬葵饭。亲戚赶忙推着我们回去，母亲一路唉声叹气，回到家后，更是躲进房间里抹眼泪。母亲难受的原因是，她竟然拿不出一只冬葵饭给亲戚家……

尽管时代的遭遇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，滚滚洪流之下，长辈们坚毅地张开他们瘦弱的双臂，给我们的童年和家庭庇护出一丝丝温情，在凛冽的寒冬里，我们仍能窥探到石缝里的绿意与生机，春暖与希望。



中秋月圆

(张成林 撰)

古镇秋韵

莫喜生

像一壶清茶，又像是一幅水墨或素描，古镇两江的秋天来了。古镇周边阡陌纵横，四通八达，堪称桂北古村落标本典范。

两江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临桂区义江下游，河湖塘渠星罗棋布，不早不涝，远离沙尘暴，亦不受台风肆虐。行走于两江镇的街巷村落，特色工艺、吹拉弹唱，上了年岁的榕樟井坊应有尽有；传统美食马蹄糕、水糕、牛虹炒河螺等更是令人垂涎欲滴，其中尤以米粉酒远近闻名。

千百年以来，古镇一直是出入永福、融安、融水、灵川、龙胜的交通要道，商贸交易辐射到湖南、广东、福建等地。这里的人民用勤劳的双手打造了诸多远近闻名的品牌，如铁器加工、木材家具、成品衣物等。早上十点多，你可以在作坊里亲眼见到制粉过程，细长雪白的粉丝从榨机里压出，缓缓落入锅内的沸水中。食客们用粉汤作锅底，锅内新鲜的猪、牛下水，三五好友围坐，推杯换盏，不醉不归，“围桌”是米粉酒的传统食法。

古镇的一切皆朴实无华。“五朵梅花”非为梅，而是五棵古樟作梅花状分布。夏秋季节，附近居民竖起遮阳伞，围坐小圆桌饮酒猜拳，谈天说地。古樟百孔千疮，皱皱巴巴的根枝，叶并不茂密，树干粗细多寡。一夜落叶，满地青黄相

间。裹着棉被躺床上似睡非睡，万籁俱寂，耳边只有环卫工人清扫樟叶的沙声，悠闲舒适、心旷神怡。环卫工人是位略胖的妇人，善言健谈，每天往返固定的街巷，将落叶归拢、撮装、运送。

某年冬天清早，古樟硕大的根部莫名起火，烟雾弥漫，闻讯赶来的居民几经周折才将火扑灭。古樟经此一劫，失去活力，不久，幼榕取而代之；又不久，市场迁移异地，但“五朵梅花”仍人声鼎沸，依然是谈天说地的好去处。我的居室位于“五朵梅花”旁，透过阳台的花木，可以看到百米外的运动场上，三三两两的中老年男女，赤膊短裤跳跃，或奔跑，或引体向上……

古镇饱经沧桑，堪称军事重镇。唐乾符六年，黄巢义军挥师南下攻桂林（今桂林市），附近瑶民汇集到古镇附近，拟开赴桂州与黄巢义军会合，训练使于向自恃有数千武装，双方在都狼山激战。最后，义军诱敌至落阳坡，将其重重围困，于向重伤身亡。民国十四年十月，广西军阀沈鸿英与侵扰广西边境的云南军阀唐继尧，集结残部占据桂林。为统一广西，广西省绥靖督办署参谋长白崇禧，率部在渡口与沈军交战，毙敌两千多，俘敌七百余。

古镇现存有民国代总统李宗仁故居。义江西岸的中学，是前广西省立桂林师范，文化名人丰子恺曾任教此

校；校园内，代总统夫人郭德洁亲手种的罗汉松，依然郁郁葱葱。古镇有丰子恺的住所两处，除中学校园外，数千米之遥的畔塘岭村亦有一处。主人姓谢名四嫂，儿子从军后改嫁邻村。每天早上，丰子恺安顿好老人和小孩后离开家，沿着小路，穿过田野、松林，从古城渡上岸到义江西岸的中学，为弟子们授业解惑。

古镇原有水井颇多，或方或圆，自来水覆盖镇区，尤其是规模化、城镇化进程加快后，古井日渐减少。县道东侧不远处的林木下，尚存有古井，碑文曰：“下墟井。”左右有对联，上曰：“神龙施玉液赐福一方众生同敬仰。”下为：“古井澄浆得天厚百姓共珍惜。”方正正的下墟井，青石铺面，水清见底，冬暖夏凉，用水分四级：先饮用，后洗菜，再洗衣，再洗猪牛饲料。

秋天如约而至，气温渐凉，古镇理发铺成为居民谈天说地的好去处。理发铺规模略小，只有手摇抽水、长沙发、理发椅等基础的用具，但来客三六九等，天南海北。偶尔碰到供水设施维修时，我会舍近求远至千米外的下墟井挑水，权当锻炼身体。

秋天已至，气温渐凉。一路走过，身边有黄叶轻轻落下，衬得古镇更加安宁。

诗歌

早安，仙城

潘荣全

旭日破晓，
晓星隐，
七星湖边，
五马拦江畔，
薄雾轻笼，
晨风徐来，
鸟鸣，
鱼跃；
轻启帘，
霞光入，
一缕晨风人振奋；
早安仙城，
当走起，
丽日古庄园，
百崖大峡谷，
花瓣草尖，
仍可拾珠露；
千年古邑，
绿水仙城，
谱绘诗与远方。

